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羊城晚报



文周刊 · 广角

2019年8月11日/星期日/副刊编辑部主编/责编 吴小攀/美编 李焕菲/校对 温瀚

A6

A7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选择，写作以及成为一个文学编辑，都是我真正想做的事。
——香港作家系列 1:周洁茹

A8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，不论男人或女人。花有色、香、味，人有才、情、趣，三者缺一，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。
——叶永烈《梁实秋是鸡冠花》

A9 中年人是动词，动是他们的最大特点。愿每一位努力的中年人，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。
——赵自力《中年是个动词》

A10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曾因为朝鲜爆发过一场大战，这场战争史称壬辰战争。壬辰战争延续六年之久，涉及到中日朝三国，其战争结果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。
——塞缪尔·霍利《那场不应被忘记的“抗日援朝”战争》

广州郊区，一九九三年 张海儿



当代摄影“广东群体”在崛起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

8月3日，“顿——广东摄影群体展”在广州当代美术馆展出。展览由知名艺术家、策展人王庆松担任策展人，由颜长江、丘担任展览执行，展出20位摄影家的代表作品140多幅，是对广东当代摄影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，其中6位摄影家以手工银盐原作参展。据介绍，展览以“顿”为主题，是向岭南哲学大师惠能的顿悟禅学致敬，也意在指出两者的相似性——广东形成、影响全国，都强调内在的生命直觉，和其直指人心的率性爆发。

艺术评论家杨小廖把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广东的摄影浪潮，称之为中国摄影界的文化运动。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，广东出现了一批摄影师，用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样式和内容，全面刷新了中国摄影语言。代表人物、著名摄影家安哥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，从1981年开始，他联合十来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在广州越秀公园租画坊，人均挂十幅作品展出，名曰“人人影展”。渐渐地，这一代很多摄影家都不想走原来那样的路，开始拍自己想法的题材，内容、手法都不一样。

安哥说，高潮是1996年，在羊城晚报社。当时的省新闻摄影协会要办一次全国性的交流活动，安哥向主办方要了2

万元预算，开始打电话、发邀请函，最后来了八十多人。“来的没有领导，也不要理论家，每人都要带上作品。然后我们放幻灯放了三天，三个幻灯机轮流上，坏一个换一个，三个都坏过。到了晚上大家就争论、讨论、吵架，很热闹的。”

90年代，广东报业走入市场，成立五大报业集团，为广东在新摄影上的突破提供土壤。安哥说，各家报社都抢作品、抢作者，特别热情。“后来报业集团不光抢作品，还到北大等各地名校去挖才子才女，年轻的一代文化水平也高。以前摄影圈都是老前辈，基本都是退伍兵、运动员，很少有大学生。从那时起局面就大不一样了，杂志、报纸版面多了，人才也多了。”

在2002、2003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，广东新摄影的一批创作者以“南方”名义集体亮相，形成轰动效应，被称为“南方摄影势力”“中国摄影的半壁江山”。在摄影本体意义上独树一帜，与北京以当代艺术姿态前来借道的“新摄影”，并为双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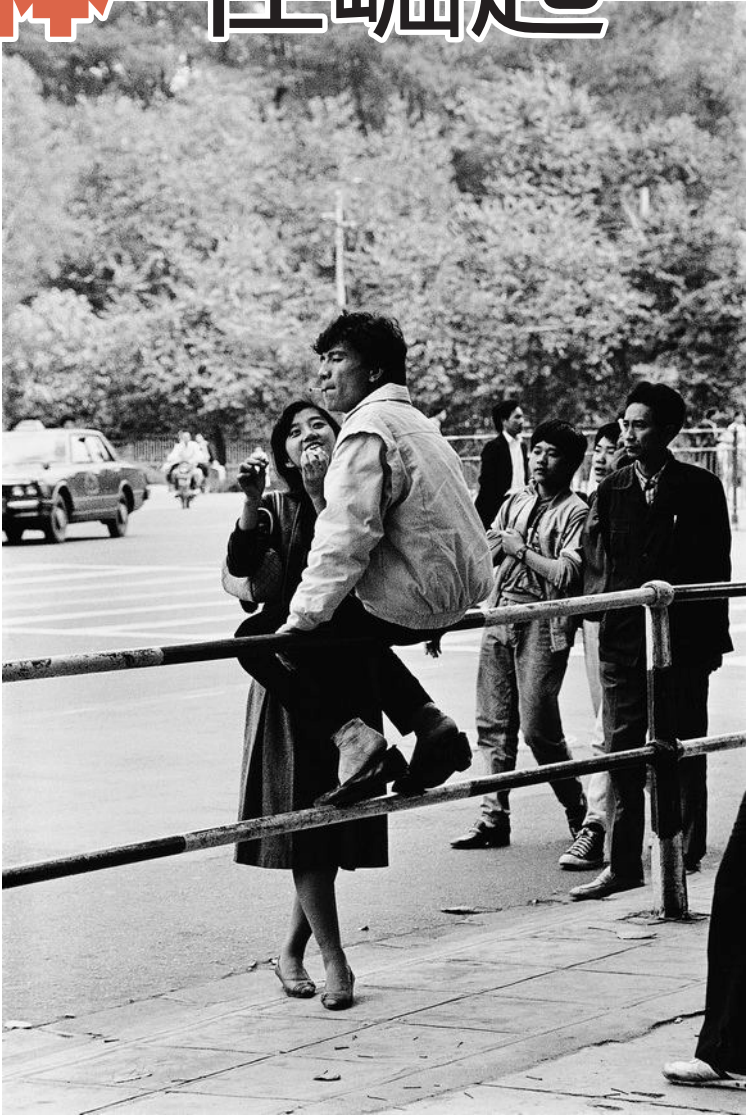
颜长江回忆道：“2002年，亚牛与安哥获得银奖铜奖，2003年，我获得铜奖。一个节就三四个奖，可以说万众瞩目。”

当年参展的成员，不久都

成了独立发展的艺术家。广东摄影亦自此宣告了摄影个性化时代的到来。颜长江的《纸人》，是最早的个人意义上的玩偶置景式摄影；王宁德则是继北方刘铮之后，比较早的真人演出影像；曾忆城的《从来没有牵手旅行》，是最早的“私摄影”；亚牛的深圳照片，较早使用PS并且走向风格化；曾翰，则是景观摄影最早的开拓者之一；而魏壁、罗凯星，此时及以后，是中国乡愁影像的代表……

时至2010年，安哥在首届大理影会策划《南方十六人》群展，集中呈现了当年“南方摄影势力”的新成果，并获展会大奖。此后想用画册形式对这一摄影现象作出总结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事实上，这些广东摄影家少有在他们生活工作的土地上做展览，现在时间过去近二十年，《顿——广东摄影群体展》实现了两代摄影家的愿望。

这个展览事实上是“广东群体”的命名展，主要以参加过第二、三届平遥展的“南方”团成员为主，同时也纳入几位后来者，而这些年轻人的创作脉络已然和展厅内的前辈大相径庭。在颜长江看来，“广东群体”来自广东在世纪之交的摄影新锐，是时代所造就的一代。安哥亦说，中国摄影先天不足，但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



1986 广东广州 中国大酒店前，路边的一对情侣 安哥

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

■ 个性大于共性

羊城晚报：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摄影中的“广东群体”？

颜长江：“广东群体”如同当年的陕西群体一样，他们也是工作、生活、创作都紧密结合的一群创作者，严谨起见，以媒体出身为主、由纪实摄影起步、并参加过第二、三届平遥展的“南方”团成员为主。广东在绘画上有岭南画派，有师承关系，但是“广东群体”是一群一个桌子吃饭的人，互相激发，形成创作的小气候。与摄影界另一个著名群体“陕西群体”不一样，“广东群体”在创作上是分头的，作品是多样的，风格也是大相径庭的。在这个群体的概念之下，成员之间的个性是大于共性的，从即时的摄影到观念艺术的甚至是行为艺术的都有。

羊城晚报：“广东群体”的

代表人物、代表作品有哪些？

颜长江：代表人物就是核心成员，比如安哥、王宁德，等等。“广东群体”的作品五花八门，风格各异。但它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在摄影本体发展的路径上，有强烈的语言突破。这和广东的社会环境有关系，当时的气氛和他们的天分造就了他们在语言上特别富有刺点，大胆率性，而不是四平八稳，有野蛮生长的气质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的创作者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自觉？

颜长江：我认为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能，它不是一个非常理性或者有序的现象。当时广东还诞生了很多影响全国的文艺作品，比如流行音乐、当代诗歌，等等。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到广东，他的生活、他的作品和广东水乳交融。他认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给他灵感。所以这个“广东群体”

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是地域性的，更是创作者的精神血脉。

羊城晚报：这个现象和当时广东报业的发展繁荣有怎样的关系？

颜长江：当年是报业的黄金时期，从1990年代开始，大量的人才，特别是文学艺术人才都到报社工作，无论是摄影家还是诗人都不少。另一个方面，新闻摄影本身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完全蜕变的时期。这使得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有一种共振的关系。新闻记者在新闻界想做艺术，或者艺术家来到新闻界想改变一下新闻事业，这都是一个共振的关系。改变新闻事业这个时间是有段的，我们这里不少人，实际上是从新闻事业的基础上拓展了新闻摄影。同时，由于他们的个性，他们也往往不止于传媒摄影，也涉及各种纯艺术的创作，甚至虚构的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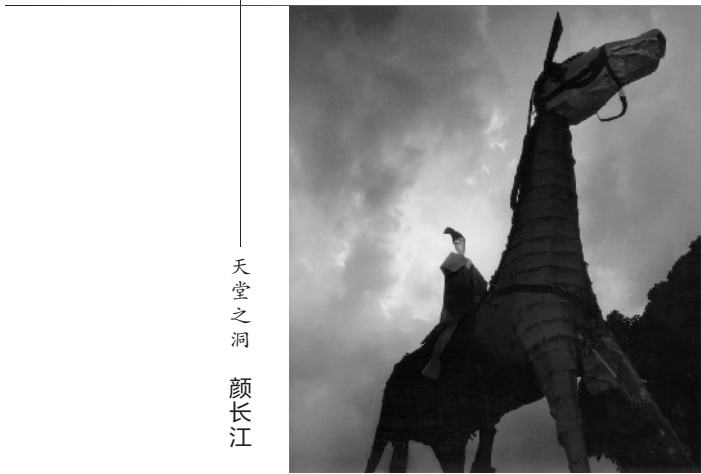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“广东群体”的这批创作者今天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？

颜长江：今天的创作趋于稳重了。因为人到了这个年龄，会落入到一种沉思里了，这是两种力量，往往不是那么意气风发了，更加沉郁，深邃，庄严。就好像李白和杜甫的区别。这是必然的，就好像青年人青年的魅力，中年有中年的魅力，这里面有很多人没变，也有很多人在变，李洁军之前新闻拍得很好，我自己也变了很多，以前比较激烈，或者说比较浪漫，现在就比较沉静，静谧。但有的没有什么新作，甚至消失在摄影的道路上，去做生意了。

好像广东当年一样；而现在浙江的摄影主要是摄影家协会在推动，他们聚合了一些人，四川近年拿奖比我们多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评价现在的广东摄影？

颜长江：一方面厉害的几个人到北方去了，比如王宁德、魏壁。在“广东群体”的范畴内，比如广州到深圳，我们觉得新人不是很多，至少不像我们那一拨同时出现十几个，所以说，现在要选几个可以跟当年比较的摄影家，这么多年我就找到了这五个人。这五个人是2010年以后，所以不容易。严格说他们不属于广东群体。他们在广东创作，有的也是广东人。



天堂之洞 颜长江

■ 大大拓展摄影语言

羊城晚报：在平遥亮相的时候，南方的摄影家和北方的摄影家有所不同。当时两者有何不同？

颜长江：当时从摄影本体的路上来看，我认为北方还大多停留在陕西群体的探索中。北方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北京新摄影，它是以当代艺术来进入的，也有些纯摄影家的探索。2002年的平遥上，北京新摄影做了一个大展就叫新摄影，想一举颠覆传统摄影。虽然我们当时南方的十来个摄影家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摄影，但是在他们看来，就显得“不够新锐”，因为发生了一场论战。我觉得它可能进入摄影史，但它是一个错误的论战，其实大家都是同道，都在更新。

羊城晚报：在当代摄影的脉络上，“广东群体”处于怎样的位置？

颜长江：在整个摄影的脉络上看，我们可以把新摄影放到一边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当代艺术。从摄影本体上看，“广东群体”是陕西群体的发展，是北京新摄影的同行者，是成都现象的先声。陕西群体在前，我们居中，而我们大大拓展了摄影语言，陕西群体是把纪实摄影给搞好了，我

们是把摄影的各个方面给体现了。到了近年的成都群体，可以说他们超出了我们的范围，他们做得更完美一点。他们很完美，很漂亮，但是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生猛。大概就这几个称得上群体。

羊城晚报：“广东群体”在摄影在当代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什么？

颜长江：当代艺术进入摄影和摄影进入当代艺术是两个概念，“广东群体”是以摄影进入当代艺术，而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主要是北京新摄影。它给当代艺术以摄影的特质，它跟那个当代艺术进入摄影不一样，不在乎摄影本身的特性，它只是应用摄影的手段，我们说摄影的影像特性，特别经典的摄影讲构图，讲质感，影像语言，他们在这方面功底不是很好，当然也不重要，他们可以直接超越这些功底，这要看具体的作品，有的人做的行为艺术，可能拿个傻瓜机去拍就行了，有的是电脑做出来的影像，也不用讲究那些传统摄影的功底。但是广东这拨人不一样，他们传统摄影的功底很好，在语言和表现上有不同之处，这个长处把它融入到当代艺术界是有好处的，比如说，我们看当代艺术家、画家他用摄影，来做手段的话，有时候看到当代艺术的魅力，没看到摄影本身的魅力。

口能月

《肝胆两昆仑》举行研讨会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

潮州诗群集体亮相羊城

8月8日下午，由广东省作协、潮州市文联、潮州市作协主办的潮州当代诗歌研讨会在岭南文学空间举办。近二十位我省文学名家与十多名潮州当代诗人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潮州当代诗歌的现状与未来。

研讨会上，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潮州当代诗歌在过去十几年里取得的成绩，深入探讨以地域文化资源为底色、与地方高校研究中心相

融合，以诗歌和精神现代性为目标的当代诗歌的“潮州经验”；并通过专家一对一点评对潮州当代诗歌文本的细读，探讨当代诗歌如何从地域文化中获得滋养、如何建构和追寻空间结构和时间意识、如何通过打破世界的凝视重构新的主体、如何打破写作的审美惯性和套路枷锁、如何让诗歌成为主体命运承受的礼物等重要的学术话题。

8月6日，报告文学《肝胆两昆仑：刘琴西、刘尔崧兄弟的红色传奇》研讨会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。

刘尔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早一批党员之一、中国工人运动领袖；刘琴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政权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、紫金“二六”暴动总指挥。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也是刘尔崧诞辰120周年。为此，作者谢友义从2017年初开始，历经两年撰写了报告文学《肝胆两昆仑：刘琴西、刘尔崧兄弟

的红色传奇》。目前，该作品已于6月由中国作家协会《中国作家》全文发表，单行本也于6月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并作为粤版精品图书参加了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。

研讨会现场举行了赠书仪式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、广州图书馆、深圳图书馆、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、暨南大学图书馆等11家图书馆代表集体接受作者谢友义捐赠《肝胆两昆仑》。

现场

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新书发布，与会专家畅谈未来城市发展——

文化有助于摆脱“千城一面”困局

口文/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图/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岭

8月9日上午，由中共天河区委、天河区人民政府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，中共天河区委宣传部、天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“我爱广州，我爱天河”——文化强市爱城活动启动仪式暨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新书发布及“天河文化创新之路”图片展揭幕仪式在天河艺苑隆重举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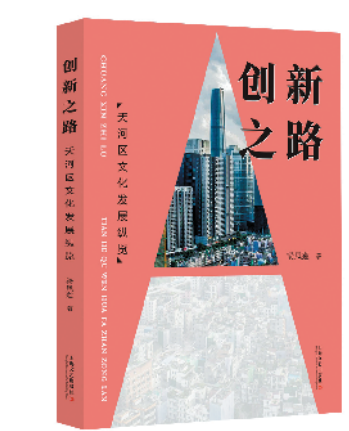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发布会上，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博士详细介绍了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，该书既是对天河区以来文化发展历程的回顾，也是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，对天河文化发展、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该书是由中共天河区委宣传部于2017年委托梁凤莲负责撰写工作，历时2年时间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这本著作，让我们看到了天河区文化发展从‘补课式’完善到‘引领式’推进的全面转型，这一转型带来了文化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。我们从该书中看到了所谓天河发展‘创新之路’的深刻内涵就是：文化引领创新、创新驱动发展。文化与经济在天河已不再是‘两张皮’，天河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是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之中，实现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融合。循着书中优美的文字，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细细品读出天河区创新发展的‘为什么能’。”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李仁武如是表示。

“人文”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在于什么？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保存城市记忆，明确城市定位，决定城市质量，展示城市风貌，塑造城市精神，支撑城市发展。”

在梁凤莲眼里，一座城市能够经久不衰的魅力核心和基因密码，在于“城市人文”，有了它，城市才有了“根”与“魂”。“对三十多年天河区城变，可以纵览，可以审视，可以回眸，这是一种特别可贵的机缘，也是推动广州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。”

当今时代，城市有没有可能在



国际网络格局实现跨越式腾飞？城市如何利用自身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，助力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？城市如何构建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新型都市文化？“我以为，深度《创新之路——天河区文化发展纵览》都可以找到答案。”广东新快报社副总编辑冯树盛表示：“在梁博士笔下的天河文化变迁之旅，摆脱了千城一面的困局，跳出了见物不见人的认知，这是对具有城市独特标识区的文化书写，是对广州城市发展的负责表述。”

“我以为天河文化发展过程中，有不可复制的因素，也有可复制的因素。我们要的就是将可复制的因素推广开去。在天河，有一股十分宝贵的力量，那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内驱力，和以‘8090后’构成的新天河人的中间力量，产生了‘乘法’反应，对天河新文化的推动不可小觑。”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说。

据中共天河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陈晓晖介绍，天河区正式发起“我爱广州，我爱天河”文化强市爱城活动，汇聚社会各界力量，为天河文化发展出谋划策、贡献智慧。天河区将大力弘扬以粤剧、龙舟、乞巧、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，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持续打造尚天河文化季、文创产业大会、天河峰会等高端文化品牌，抓实抓好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，不断推动天河文化产业发展，为广州建设文化强市、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贡献天河力量。